

# 「帅」连长的狠

段开高

白净脸上架着副黑框眼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乍看起来,硕士连长李华成真是一脸文气。

“啥文气,就彻头彻尾一猛将。”上士徐富强却说:信了连长的外表就惨了。

“别只闷头苦干,还得抬眼看世界。”李华成刚走马上任就掀起一股儿小旋风,嘴里讲的都是新词儿。大伙觉得跟着他就是踩着时代的鼓点奔跑,既帅又潮。

一次答辩备课,李华成发现官兵不咋会电脑,戳着“一指禅”在键盘上找字母。“21世纪都过十多年了,这都不会,还高科技导弹部队呢,丢人不?”他立即开办周末成材班,每周一课,讲电脑知识、课件制作、软件使用,缺啥补啥。

下士徐锐体质易胖,体脂超标,重了30斤,协调性差,单杠上不去。“体能嘛,没难度,就是个练!”李华成下载keep软件,为他“量体裁衣”精选个人训练教程,一天一查。

“教育课也上得贼有味儿。”去年因改革调整,指导员一时空缺,李华成军政一肩挑,把课堂搬到训练场,从网络热词讲到实战观念,堂堂充满硝烟味。

“连长抓打仗就是匹足智多谋的头马!”徐富强把两条眉毛挤成一条回忆开来,那个呵气成霜的冬夜,原本计划安排的夜训,李华成找借口说不练了,让大家睡个安稳觉,等呼噜刚打起来,“嘟嘟嘟”紧急出动哨吹得人人心惊肉跳,出的课目不是没见过就是不熟悉,反正整你到蒙圈,练完就开训:“就要打你个措手不及,上了战场敌人才不管你冷不冷、困不困。”大伙儿心神会,原以为消停了,回去刚躺下,结果又来一劲。

一次防护服穿戴考核,李华成发现有人求快不求好。考完直接把他们喊进密闭帐篷,扔个催泪瓦斯,一个个眼泪鼻涕冲了出来就挨训:“救命用的防护服都不认真,现在瓦斯难受点,真的打起仗来是毒气看你们咋办!”

投掷手榴弹模型训练,别人都是从后往前纵切面扔出去,上等兵刘鑫炎是左撇子,拧着个身子从左后方抛着甩出去,左半边全是毁伤覆盖面,抛物线高得能打飞机,落点就在几米不远处,“扔得准是炸敌人,扔不好就是坑战友。”李华成先教他拍手腕,再教发力,又练协调性,在落点区放个红桶,扔进就给加鸡腿,没过几天,刘鑫炎就命中目标。

李华成所带连队是个大连,人数比有的营还多,去年旅里受领某新大纲试训任务,该连是主训单位。看着密密麻麻的新大纲,有人觉得新家伙没见过难度大,他一拍桌子:“以后战争新模式多,哪能样样都见过。想干就不难!”他与3位高级士官成立“攻坚四人组”,专攻新大纲要求的4个重点项目,达成连队“铁人四项”,逐人逐项抠标准,边练边考边竞赛,赢了给奖牌,输了就再来。年底军事训练考核,连队及格率高达90%,成绩突出荣立集体二等功。

李华成有个理念:赛场即战场,不管啥竞赛,亮相就夺冠。旅里举行军事体育运动会,本就坐拥“人多势众”的他还不放心,加班加点搞突破性大练兵,练得种子选手抽筋,又亲自上手给按摩。不过,他临了不忘“威胁”两句:拿第一就回来庆功,拿不了就回来加练。他们连多个项目秒杀对手,尤其拔河项目,6局比拼每局都是“倒数五个数”,还没倒数完就赢了,被人“骂”,简直是开挂!

李华成专业学得好,被称为“活弹头”,抽调担任火箭军“五年五步走”独立发射能力考评预评考官,监考兄弟单位时指出了不少问题,别人好意提醒,“差不多行了,留点面子”。他却正色回应,“我现在留面子,等打仗他们就伤身子了”。

“眼睛‘毒’得很,专戳‘软肋’和‘痛处’。”训练场上李华成看问题找短板一针见血,后来官兵觉得连长不只是眼界高大上,出手更是稳准狠。

导弹年检,某精密仪器测试数据与战标稍有偏差,但在允许范围内,李华成不干:“导弹千里点穴,数据必须精确。”硬是把号手摁在仪器前反复测了3遍,出阵地时已是深夜,来接他的驾驶员袁志在车里又饿又困:“连长你们太扎实了,晚饭直接改成吃夜宵,不饿吗?”他倒乐呵:脚踩月光,心里舒畅。

旅里要求做导弹测试方案,李华成主动请缨,硬把全营每个专业组每个战士,战斗发射时的每个动作时细细推敲了几遍,又验证了几遍,精确到秒,才写进方案,做成的作战时间曲线图一目了然。领导夸他“心比针细”,他说:“细过敌人才算赢。”

李华成对别人严对自己更狠。有段时间脚底长了鸡眼,瞒着官兵以休事假为借口做了3次手术。一次跑完5公里,汗腺不发达的他浑身湿透,一擦一捞,上士王冰扶着回宿舍,脱了袜子才发现,被激光打出肉洞的伤口已经溃烂,“都烂成这样了还跑,不疼么?”王冰抿着嘴,心疼得不敢用力,他却一脸严肃,“长个鸡眼就不行啦,战争年代老红军断条胳膊还打仗呢。”

某介质被称为“导弹血液”,管理要求极高,易燃易爆有毒,单次进入存储间的人数有限制,不管有多少领导要求要进,他必须占一个。“那玩意太重要,他不放心。”专业组长赵孔燕讲,尽管存储很安全,但介质多多少少都会漏点,吸入多了伤身,连长本不必要每次都自己上,可他总说自己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没事。

李华成打仗仗仗灵。某应急事故演练还没写进训练大纲时,他就列入连队训练计划。去年,该旅受领火箭军应急事故演练验证任务,他带的连作为主训连,圆满试训,获得了火箭军领导褒奖。上士施东亚两眼放光:“连长简直神机妙算。”

“有啥妙算,全靠苦功夫。”二级军士长阳军讲,连长常常一个人坐着,开始以为他在发呆,后来发现,不爱打牌不抽烟的他,就爱看新军备介绍视频。他有个小本本,没事就写写画画,脑子里的“算盘”没停过,李华成的稳准狠都这么来的。

“能力恐慌,总跟不上他的步伐。”和李华成相处越久,官兵越觉得他高大上没变,稳准狠却更“毒”了。年终总结,拉出成绩单一晒,李华成所带连队又是遥遥领先。有人来取经,他回答得干脆:“思维超前,能力才超群。”



李华成正在检查仪器电路。 陈长强摄

透过茂密的树林望去,天空没有一丝白云,明晃晃的日光灼人,流动的空气也仿佛停滞了下来。

“老万,蓝军怕是不会来了吧?”草丛里,中士班长和家辉一边用手抹掉脸上的几只小虫,一边对身边的老万说。

“不可能!”老万嘴里叼着根芒草低声回答着。他语气里带着笃定,眼睛却盯着前方,如同等待猎物的狮子,始终没有移开。

老万,原名万首新,贵州清镇人,是75集团军某旅新下来的“大龄”排长。他带着排里的战士在这里已经潜伏了一天一夜,目的就是阻击可能来犯的蓝军。

突然,远处的小山包上几个若隐若现的人影让大家瞬间紧张起来。“来了!”所有人屏住了呼吸,等待着目标一步步走进埋伏圈。就在敌人快到面前时,老万一个手势,战友们纷纷冲了出去,把毫无防备的蓝军包了饺子。

“好你个老万,才到连里一个月就生擒蓝军!你咋就认定了他们会从这里偷袭营部呢?”和家辉有点不解。

“这里是通往营部最隐蔽的捷径,只要他们想偷袭不可能不经过这里。”老万嘿嘿一笑,道出了个中原委。

21岁大专毕业,22岁去乡村支教,23岁参军入伍,24岁士兵考学,27岁任职排长……身边战友说起他的故事,都忘不了带上这样一句话,“老万,老万,一棵疯长的芒草。”

芒草,俗称巴茅,在南方红土地的沟坎坡梁,悬崖石缝,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芒草像无畏的勇士,不择地域,不惧艰险,随处扎根,随遇而安。

从地方青年到军官,老万每一步都在和时间赛跑,就如同大山里的芒草一样,哪怕再平凡,哪怕被生活压弯了脊梁,也依旧迎风而长。

1990年老万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拮据的家庭差点让他辍学,最后还是靠着邻里乡亲的帮衬才勉强地读完了大专。所谓山里的孩子早当家,从小老万就要为生活不停奔波,每个寒暑假都是老万最忙的时候,刷盘子、搬砖、架设通信光缆……只要能赚钱,不管再苦再累他都干。长沙、金平、合肥、郑州、昆明……那些老万漂泊过的城市都给他留下了烙印,有的是往事,有的却是伤疤。

生活让他经历着同龄人不曾有的艰辛,同时也练就了他咬石嚼铁的坚韧性格。2012年6月,老万那时在怀化支教,暴雨导致洪涝灾害突发,差点让他和学生一起被困在教室里,最后是前来抢险救灾的解放军救了他。

在救灾安置区里,老万看着一个个为了救人昼夜不休的解放军,一个念头在心底悄悄萌发。

那年12月,23岁的老万去了长沙当地的武装部,兜里揣着的是一张填写好了的入伍申请表。老万说,当时他好有一点犹豫,也没有多想,只觉得有种无形的力量驱赶着自己——如果再去参军,年龄就超了,到了自己老去的时候一

“207传真硒鼓!”  
“器材楼三楼11号库房第一货架!”  
“701型油机!”  
“器材楼二楼10号库房第五货架……”

车宗坤站在巨大的通信仓库中央,双手相扣,两眼微闭,报位声低沉如鼓,在微暗的空间里回荡。

站在他身边的新兵已经看傻了:“3万平方米的库房,50余个库房,5000余个货架……班长咋这么神?”这时,排长凑上前啪啪地往他手里拍查记册:“随便问,没有车班长答不上来的!”

听着排长语气里的得意,车宗坤乐了,每年新兵下连,只要他不出任务,连里总得来上演这么一出拍案惊奇。用仓库政委的话来说,他就是“行行出状元”的活典型。“哇!你不会就是那个武侠小说里的‘扫地僧’吧?”目瞪口呆的新兵突然跑了题。

押运装备的都是闷罐车,那门厚重黑漆,散发着机油浓烈的味道,不管夏天冬天,靠上去都凉,然后才能被体温焐热,就像枪管,必须有子弹击发后才能滚烫。火车在大地上穿过,大部分时间停在这个那个路段,给各种各样的客车让行,两个兵在狭小的空间里吃喝拉撒一待就是十来天,这是非常艰苦的任务。

车宗坤前前后后押运了40余趟,有人问他:“苦不苦?”他说:“苦!”又淡淡接一句:“当兵的么,要吃得多苦!”装备都从北京过来,他喜欢蹲坐在门口,看着车外的风景从北方的辽阔变成江南的灵秀,看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看城市夜间的万家灯火,看放羊的孩子在山坡上远远地向他敬礼……这种时候,他心里总会涌起莫名其妙的感动,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告诉他,你吃的苦,是值得的。

临时驻地地的库房大多是腾挪出来的中心宿舍,被前后左右的兵们热闹地簇拥保护着,唯有车宗坤是孤独的。交接时总是参谋长把他和几百箱装备交接给另一支部队,除了几个业务参谋,他谁也不认识。在呼吸困难的高原,在干燥多沙的荒漠,在蚊虫密布的山林……车宗坤守在大大小小的双锁门前,看兵来兵往,盼望着一双脚突然停下来,向他借个火,同他唠唠嗑。他不太记得住那些兵的样子,记住了也没用,下一次,也

许就是另一支部队了。车宗坤如指掌的唯有那些装备,那是他的兵。有兵挂彩了,被送回来返修,他拍拍另一个兵,把它送出去。这时,车宗坤心里总带着莫名的难过,用抹布把它擦了一遍又一遍。“你是好样的!”他自言自语地说。

有时候库房是陌生的演习地,箱子在野草地上摆起来,一直摆到帐篷顶,用一种厚重的威严压迫着他小小的地铺,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炮弹隆隆地落在山头上,帐篷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催促他去战斗。他笔直地站在门口,背着枪的兵、背着装备的兵、甚至背着医疗包的兵都越过了他,冲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他们的目光那样坚定刚毅,偶尔瞥过来的一眼锋利如刀,他的血液沸腾着,想一把掀开帐篷大声呐喊:我的战位在这里!可是他终究回身扎紧了帐篷的门,把自己站成一把锁。

新兵已经不再提问了,而是用一种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一如18年前,他看着讲解各种晶体的班长。那个时候,他们周围堆的多是线缆和零件;现在环绕着他们的,是不断更替的小型化集约化装备。

只要一声令下,半个小时内,这里就能集结起一股保障战区空军通信作战的机械力量;去年部队改革调整,曾经独立的仓库划归某通信旅统一管理,机关参



# “巴茅”传奇

廖志鹏 梁建才

定会追悔莫及。入营后的老万成了新兵营里最老的“新兵蛋子”,甚至比很多老班长的年龄都要大。也许从那时起就注定了他的从军路必将充满挑战。

有人叹息道:“老万,老万,你起步太晚,在这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军营里,你得出多少努力才能消除年龄的差距。”他总是笑着说:“军旅本该跋涉,年龄岂能阻挡?”

正如老万说的那样,从进入军营的第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因为年龄烦恼过,有的是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听说考学能提干,他便买来书自学,热血满满地“啃”起了,殊不知买来的竟是几本盗版书。在当兵的第二天,老万硬是凭着这几本盗版书考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军校。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在战友眼中一向抠门的万万特地买了块手表,来激励自己不断与时间赛跑。

快点,再快点,他玩命的奔跑,只为能在5公里上缩短与“小鲜肉”们的差距。在他眼中,年龄大永远不是可以屈居人下的借口。

快点,再快点,他起早贪黑地练习装备操作,为的是熟悉所有功能模块把装备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才能在演习时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

快点,再快点,他发疯般汲取知识,拜身边能力出色的人为师,只为能全方位补齐自己的短板。



车宗坤在收发装备。 温志军摄

# 兵库老兵

肖 瑛 何文豪

谋说,新的作战模式正在生成,装备的存储、保障、维修将连为一体,形成更加高效的战斗单元,这不断扩大的库房将在不久后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看着身边年轻的新兵,车宗坤想象着他将来站在同样的岗位上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履行使命,眼神里溢满着憧憬。他不禁又想起单位刚重组时,主任那句推心置腹的话:“你这个老兵,要有新时代的担当!”

兵库灯光下,车宗坤黝黑起伏的脸显得格外生动,让人觉得放心踏实。只见他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笑容划过,他仍旧操着低沉如鼓的嗓音拍着新兵的肩膀说:“不难,多用心,多背背就记住了!仓库就要更换智能物流系统了,你是大学生,文化水平高,以后还要多教教我……”

版式设计:方 汉

走来的,原来真是他最先发现那枚未爆弹。 “只要不被困难和危险吓倒,细心些总能发现蛛丝马迹。”他给身边的战友解说道,未爆弹在下落的过程中会与土层表面形成一个小漩涡,只要找到了它,就能大致确定未爆弹位置。然后再轻轻把周围的土刨除,就能配合拆弹员顺利排爆了。

勇敢的人不是没有畏惧,而是征服了畏惧。老万说,自己的爷爷是个老党员,他就是随了爷爷的性子,当有人退却时,他乐意去做挑起大梁、领着大家走出困境的那个人。

正是凭借这股如同芒草一般的坚韧与无畏,老万的军校生活走得十分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荣誉获得了一大摞。

三年的军校生活转眼即逝,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学了三年炮兵专业的他被分到了勤务支援旅。

要从老炮转职成为一名合格的通信兵,意味着接力、电台、卫星等5大类20余个专业需要拿到通行证。下到新单位的第一天,老万便跟着连队走上了训练场,一头栽进装备车里钻研起来……

生如逆旅单行道,哪有岁月可回头。平凡,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平淡。平凡,也可以胸怀远大的梦想。老万,老万,你就是一棵迎风挺立的芒草,扎根在军营不断拔节疯长。

陈 亮 摄